

古今尺牘大觀

下編 十四



分級古文讀本

全	七	冊	
甲	乙	丙	丁
編	編	編	編
一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角半	三角	三角	五角

本書分輯四編。甲編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材料分爲八類。類各十二課。乙編分立志、敦品、好學、慎言、衛生、達觀、勤勞、治家等凡二十類。類各八課。丙丁各八十課。丙編每課以三百字爲率。丁編以六百字爲率。分配得宜。淺深合度。以文範而兼修身課本之長者。本書有之。

評註古文讀本

六冊 六角
 全書一百八十篇。自百餘字至三百餘字。循序漸進。每篇中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四項評註甚詳。讀一篇可得一篇之益。

中華書局發行

謝无量先生著

中國哲學史

精裝一冊 一元八角

吾國哲學一門素鮮綜合之紀述本書用科學的方法作系統之研究凡六藝九流諸子百家以及釋老之教義宋元明清各家之學說以時代為經以宗派為緯其間淵源派別離合異同無不提綱絜領深入顯出於吾國哲學書中別闢蹊徑另具隻眼編者謝无量先生學識淵博研究東西洋哲學素有心得是書乃先生孤詣之作欲知吾國哲學之門徑者不可不讀

老子古義

一冊六角

老子一書學說深奧為吾國哲學之始長沙楊樹達先生撰集韓非淮南文子諸家之說解釋老子較之普通註本以後人眼光註解者當較正確也

古今尺牘大觀下編

第十四册

目錄

敘事類

引咎

清陳梓與陳芬佩書

清袁枚擅責旗厮謝岱將軍啓

清王昶與曹來殷書

清陳寶箴復嶽麓書院主講王益吾祭酒書

慰藉

清孫奇逢與張星所書

清馬世俊復陳五白書

清杜濬復謝仲玉書

清龔鼎孳寄廣陵宗定九書

清賀裳與從子天士書

清蒲松齡與韓樾老定州書

清朱彝尊報周青士書

清裘璉慰黃子敘書

清王杰復汪龍莊書

清袁枚答胡書巢書

清惲敬答趙青州書

清吳錫麒答張水屋書

清郭慶與孟昭書

清劉開與左筐菽孝廉書

清彭兆蓀與沈文起書

清許正綬復楊蕉雨觀察書

清侯嘉縉寄含元子尙古先生書

清何紹祺復陳岱雲太史書

清沈維鏞與林少穆書

清張海珊與張鱸江書

清傅桐與董小雲書

清周天爵答懷遠何治亭書

清何斌致浙江藩司李次青書

清錢振倫與包榕坊孝廉書

清張裕釗與張煦堂大令書

清張裕釗答李佛笙太守書

清俞樾報孫蓮叔書

清朱一新復梁節堪編修書

清陳玉澍與劉楚薊邑侯書

易順鼎與劉松生將軍書

陳述

清董以寧答祝醫書

清葉方藹與顏修來書

清胡浚答制府王公論改桑直司土官書

清劉大櫨再與左君書

清蔣士銓與甯紹台道潘蘭公觀察書

清胡煦上隆太宰買米備賑書

清汪輝祖上座師韓城王相國書

清全祖望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清陳庚煥答溫撫軍延訪海事書

清李文耕復王聖峰學博書

清黃輔辰上陝甘總督論撫回事書

清陳起詩覆楊侯書

清桂超萬上林少穆制軍論營田書

清徐子苓與王給事書

清陸心源上倭良峯相國書

清沈衍慶答夏嘯甫論處置旗丁書

清張穆致劉孟瞻書

清鄒漢勳致湘臬先生書

清熊少牧答某友書

清何曰愈答朱耐庵少宗伯詢張刺史邦佐宦蹟書

清楊德亨上何小宋制府書

清譚嗣同報貝元徵書

古今尺牘大觀 下編

第十四冊

杭縣

鍾毓龍

纂輯

朱用賓

敘事類

引咎

清陳梓與陳芬佩書

屢承見規。感切不忘。亦亭云。芬佩嘗說俯恭有語言之失。寅佩席閒又面語載韓。俯恭幾爲亦亭所化。昨晤方行。復述尊教。俯恭數年前學問日長炎炎。今聞館政頗蕪。恐有退無進。僕雖頑鈍。聞此鞭策。能不悚惕。語言之失。皆由好談諧。而好談諧則是心放之故。朋友相處。不能轉移之。卽爲所轉移。固無中立之勢。然僕之詩能如亦亭乎。文能如亦亭乎。經濟之才能如亦亭乎。是僕之受化於亦亭者。僅襲

其瑕而未拾其瑜也。此僕自不善學耳。於亦亭何罪乎。館政之荒。半由詩會。半由書數。唯有不作詩。不寫字。不涉六壬。可以省却多少應酬。而循習既久。猝難屏謝。唯有替身卸擔之法。數歸也。畊書移宅。相庶幾由寡。而至於無不至。自誤誤人。有負雅意耳。然既蒙先施。亦不敢不竭其愚。南谷有子之喪。左右力主從俗拖親。事雖不果。春秋責備。必罪首事。且云。此事若果。吾輩當典衣借債以成其美。高明素持八股羽翼經傳之論。君子成人之美。孔子所美。是此等事耶。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亦指遭喪而不能婚者耶。此十六經解之所未載也。吾當爲君補之。揣君之意。不過姻事由我而聯。恐叔父叔母以愆期咎及始謀。爲此將錯就錯之計。託於周窮恤匱。共成義舉。而不知陷人於禽獸之窟而不自知也。君謂南谷何許人。望渠作許事。此亦亭因物付物之說耳。夫遭喪而不婚。非上等人事也。僅免於禽獸而已。南谷不能作上等人。獨不能爲僅免禽獸之人乎。況南谷並不作此想。其心必有不甘爲禽獸者。充此一念。即可爲上等人。執事何待之太薄也。縱使南谷

奉其尊先人遺命。以此事屬之執事。執事亦宜引魏顆治亂之說。動以女安則爲之之隱。使南谷惕然哀懼。捶胸頓足而不敢爲。所謂以人治人也。所謂因物付物也。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也。今南谷方以衆人自居。如行者之循河濱。其勢雖危。而其危可保。執事不爲扶掖之。而直欲擠之中流。曰彼固善泅者也。噫。是誠何心哉。此事所關在大倫。不敢不辨。若依阿不言。是未化於亦亭。而先見化於芬佩矣。亦芬佩之憂也。恐芬佩亦不願僕不言也。

清袁枚擅責旗廝謝岱將軍啓

枚初離書舍。便領雷封。雖有愛民之心。未知事上之道。本月二十日。公麾下役張升。徵李氏之租。囚周家之子。移宮換羽。意欲何爲。甯爵母刁。志在恫喝。枚已得其情。略詰其故。而升罔知尺一。任意俯張。莫敖趾高。伯珪聲大。坐獄之鄉。亭盡駭殺。青之金布。安存此枚。所以不及上聞。遽加杖決也。然而承符手力。律雖不判。尊卑而臺使軍丁。罪合先爲上請。魏絳戮揚干之僕。六騶皆驚。秀實誅郭令之兵。一軍

盡甲。乃蒙明公薄怒不形。觀過於黨。始懲破柱之風。俾識堂廉之分。繼赦如絃之直。以全傳棧之材。人謂枚先有不耐一官之意。而後動於刑枚。知公原有不屈一夫之心。而敢行其志。園丁芟主人之荆棘。方欲居功。子孫鞭祖父之家奴。自知小過。念前愆而莫贖。圖日新之有期。從此申公憲以報私恩。依然執法而得下情。以白執事。合緩須臾。庶在野免銅鈸之歌。亦爲公肅銀刀之隊。

清王昶與曹來殷書

來書甚稱某詩奇崛雄拔。當世能言之士。無出其右。殆見僕之屯蹇拂鬱。姑以是相慰藉焉爾。古之遷謫者。往往嗟嗟戚戚。若不安其生。思頌封禪。紀功德。因以取後世譏。又或託於逸豫放曠。若樂天之在江州。微之之在通州。徒以詩之富且工。往來相炫耀。竊以爲處憂患之道。二者俱非。何則。人生觸扞文網。雖曰時命。大都自取。而天因以降罰。然因一事發。不因一事起。生平或疵類多。遂以至此。故自從軍以後。默取二十年來行己處事及性情心術。一一自考驗。始知違悖道理不可。

擢髮數過益省益多。由此益愧且恨怨天尤人之念。尙不以萌於心。矧弄筆墨。騁奇怪。與文士爭名譽。其不敢也。審矣。某少無兄弟。行年四十有六。生一女。尙乏子息。家無擔石儲。往時取一第。進一階。必積勞苦。乃得之。旣得。又復摧挫。隔閔。使不如意。蓋命之屯蹇。拂鬱。至於此。去年七月。出銅壁關。迄十月。抵老官屯。攻劇賊壘。其間。歷毒暘。陷泥淖。厲怒湍。踰重岨。險惡萬狀。非耳目所恆聞見。是時。軍事亟不暇。自顧恤。回憶軍中。强悍武士。死且十五六。孱弱如某。託先人之積慶。未卽填溝壑。竊幸以爲過矣。痛定思痛。其嗟嗟戚戚。固宜。又何心效前二者之爲。鈎奇鬪豔。以詩文炫耀。取譏於後世耶。且三年中。備閱艱苦。精神消耗過半矣。曩時白髮。僅一兩莖。今顛毛種種。髭鬚亦有白者。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老母年踰七十。煢煢一身。尙在萬里外。誠不如牛醫狗屠。猶得甘毳。以備侍養也。每一念至。中夜三四起。魂恍恍若有所忘。失柳子厚云。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如此。乃欲與當世能文之士。操觚濡翰。角勝於藝林。非愚則妄而已矣。今退而處江湖者。有大宗鳳嗜。

曉徵心餘諸君子。足下暨竹君筠心自華。復以文學表著朝著。文章之柄。既幸有所宗主。儻緬酋悔禍。歲事某因。得以還鄉里。誅鉏草茅。奉老母育子。嗣修身約己。以償夙誓。志願已畢矣。固不敢逸豫放曠。亦不敢妄託於窮愁著書也。惟知己審之。

清陳寶箴復嶽麓書院主講王益吾祭酒書

手示敬悉。論議往還。彼此皆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公之不袒書院諸生。弟所深悉。弟之不袒學堂。獨不蒙見諒。則弟平日素行不足見信於君子。非目前之咎也。雖然。國家事勢至此。我輩尙以口舌微嫌。斷斷不已耶。鹽道另函。想仍辭館。前說湘中物望在公。弟亦忝長羣僚。公如朝辭嶽麓。弟亦夕去湖湘矣。請釋戈解甲。容再負荊。何如。

慰藉

清孫奇逢與張星所書

天地間順逆浮沈之故。古賢聖通塞顯晦之迹。其間可喜可愕可欣可戚者。不知凡幾。而惟達人則坐照之。此關一破。將何往而不自得。以翁臺素心道韻。方將欲吐胸中之奇。而聲施不朽。乃僅僅七日。京兆人情亦險矣。然人情自險。我自閒。彼能去留我。豈能損益我。況功名之際。昔人謂之會。會者聚也。天下豈有聚而不散之理哉。譬諸賓。晏賓有三爵而去。進以禮。退以義。涇渭不淆。主客兩受其福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叫呼酌飲。酩酊醉歸。甚或主賓交釁。兩有所傷者。此俱屬仕宦之常。然與其留連罵座。孰若三爵清白歸耶。翁臺曠識。無喜無愠。得之夙昔者。甚悉。乃不孝猶不免效世俗慰語。但恐此情一毫繫累。則衷懷畢竟不灑然耳。高明其謂之何。

清馬世俊復陳五白書

覽諭教深有不遇之感。至欲聚其文辭數千萬言。以俟後世之知者。甚善甚善。雖然。子之文辭盲者。知愛惜。子未知名於時。後世將有竊之以噉名者。夫名之不足。

論人亦已久矣。願吾子謙以居之。不遇亦命耳。且亦安知子之終不遇耶。才不如子。什百倍而有異遇者多矣。子不遇而有假子之文以遇者。猶之子遇也。昔者齊宣王用弓僅三石。而自矜勇氣莫已。若以弓示左右。左右皆試之。中闕而止。皆曰。此弓不下九石。非大王莫能用。王大悅。而國人皆傳王用九石矣。三石實也。九石名也。以此知名之不足。論人也。齊黃公好謙。有二女皆殊色。黃公以其美謙辭。毀之爲醜惡。年過莫聘。衛有鰥夫曰。我不求美。冒娶其長女。乃殊色。國人咸信黃公之好謙。而故毀其子也。爭聘其次女。吾欲子居以謙。而信子之未必終於不遇者。此也。楚樵擔山雉。路人問此何鳥乎。樵欺之曰。鳳也。路人曰。我乃今幸得一見鳳乎。請買以十金。樵請倍而買之。將獻楚王。中道而雉死。路人不知惜金。而惜鳳也。國人傳其事於楚王。亦以爲有真鳳死矣。楚王感其欲獻已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雉之金十倍。此吾所謂才不如子。而有異遇者也。魏田父耕於野。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以告鄰叟。鄰叟陰欲圖之。誑之曰。此怪石。畜之將於家弗利。不如復委故

所田父狐疑。歸置於廡下。夜光炤室如焚。田父大怖。復告隣叟。曰：果怪石棄之故處。殃或可解。鄰叟盜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工再拜稱賀。賀王得天下之寶。臣未嘗覩見。王問價。工曰：無價。以當五城之都。僅可一觀。王大喜。賜鄰叟千金。食上大夫祿。此吾所謂子不遇而有假子之文。以遇者也。此非余之說。余蓋讀尹文子而有感於其說焉。因錄以廣子之意。

清杜濬復謝仲玉書

闊別十年。遠枉書問。感歎不已。中間談及故鄉兵火蕭條。田廬蕩析之狀。殆一字一淚甚矣。吾兄之老而善悲也。孔北海云：憂能傷人。弟敢謬獻狂言。少寬左右。何如。嘗竊以爲人雖修偉。立地不過五六尺。極人之力。造爲樓觀臺榭。拔地而起。不過數十丈。於此有人焉。登峯而下視。其高一倍。則人物如蟻。樓觀臺榭如蟻垤矣。又高數倍。則墨然無所見。矧以無窮之高。而下視曠絕之卑。所見但茫茫一氣而已。此茫茫一氣者。終古如一也。然則極世局之變遷。盡人情之悲喜。總不能越此。

地。上。數。十。丈。之。界。誠。窮。高。視。之。除。茫。茫。一。氣。而。外。別。無。所。見。又。何。有。所。謂。古。今。理。
亂。平。陂。往。復。者。哉。願。吾。兄。如。此。高。著。眼。則。知。人。世。之。紛。紛。擾。擾。忽。啼。忽。笑。說。成。說。
敗。舉。可。憐。也。弟。流。離。困。苦。殆。倍。於。兄。獨。以。開。得。這。隻。眼。不。至。罨。殺。在。幾。片。瓦。屋。之。
下。此。身。尙。在。豈。偶。然。哉。非。相。念。之。深。不。傳。此。道。聊。當。千。里。奉。寄。一。劑。寬。中。順。氣。散。
不。須。草。根。木。皮。也。一。笑。

清龔鼎孳寄廣陵宗定九書

友。人。入。都。持。示。瑤。華。兼。拜。芳。咏。捧。覽。珍。重。如。挹。清。暉。美。人。貽。我。青。玉。案。不。待。誦。停。
雲。而。躊。躇。託。梁。月。以。繾。綣。也。京。雒。風。塵。懷。抱。爲。之。不。佳。琳。瑯。妙。麗。屬。和。未。遑。出。山。
泉。濁。此。亦。其。一。斑。矣。草。堂。無。恙。新。柳。依。然。綠。酒。朱。絃。嘯。歌。自。適。獨。南。國。榜。花。姓。字。
自。陳。士。振。外。吾。黨。知。名。之。彥。閱。其。無。人。吾。兄。曠。世。逸。才。不。亟。登。之。承。明。著。作。之。廬。
而。淪。落。嶽。崎。蛾。眉。未。嫁。使。子。虛。凌。雲。遂。爲。千。古。僅。邁。真。令。人。扼。腕。於。文。士。之。數。奇。
耳。益。砥。千。秋。佇。張。赤。幟。願。勿。過。爲。鬱。鬱。也。弟。經。年。索。米。境。況。蕭。然。無。曼。倩。龍。蛇。之。

才而負嵇康禽鹿之性。懷丙容薄祿之志。而兼子雲守拙之癖。近雖漸爲世急。然韻不諧俗。終當決策長林耳。

清賀裳與從子天士書

鄉城相隔。向未知吾子之深。近日爲竹林之遊。始知足下負有至性。論有本源。夫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識哉。願足下毋自鬱鬱。亦何獨足下古數有之。韓王孫一市不知。一女子知之。謝惠連其父不知。從兄知之。王汝南其兄不知。閱十餘年。其姪始知之。骨肉尙爾。況外人哉。維物亦有然。柯亭之竹。爨下之桐。荆山之璞。豈惟無過而問之者。蓋將駸駸不免。然卒爲至音奇器。始之詆而辱之者。旣且交口譽頌。是以知足下之必有得於後也。願無鬱鬱。然僕亦有一言。願爲足下進焉。世之齟齬足下者。以疎節不媚耳。今欲足下荏苒筋骨。甘柔言詞。伺察人顏色。度足下不能。僕亦不爲足下願。獨恐世棄君平。君平亦棄世。將高臥邱壑。漸趨於枯槁。此僕之爲足下慮也。夫士生於世。其陋者以富貴相期。淺者以文章自足。僕則謂當